

## Dave Mathewson 博士，诠释学，第 3 讲，文本批评

© 2024 Dave Mathewson 和 Ted Hildebrandt

上一次会议我们讨论了一些圣经的起源和产生，主要讨论我们和神学家所说的默示，我们看了一些描述和揭示圣经特征的文本，它对自己说了什么，以及圣经现象的现象，以及我们如何将它们放在一起形成对圣经受默示的理解。我发现的更好的描述之一来自霍华德·马歇尔，他说，在人类的层面上，我们可以根据其背后的各种口头和文学过程来描述它的构成，即圣经的构成。从目击者那里收集信息，使用书面资料，编写和编辑这些信息，自发写信，致力于写预言信息，收集各种文件，等等。

然而，与此同时，在神圣的层面上，我们可以断言，在创世记1-2章的水面上运行的圣灵在整个过程中都是活跃的，因此圣经可以被视为两者人或人的话语和神的话语。圣灵的这种活动可以说与人类写成圣经的活动是一致的。因此，根据这种理解，在上一次会议的讨论中，我们认为圣经虽然是上帝的话语，但同时也揭示了人类的生产过程，但上帝的灵在其中发挥着作用，产品，最终的产品，正是神的话语。

我们说解释学和解释学的一个分支就是我们今天要开始讨论的各种方法和批评，甚至研究不同历史人物对解释学的不同贡献以及我们对解释学的理解都是如此。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圣经》只不过是一部人类文献。但它肯定不止于此。作为神的话语，它不仅仅是人类的作品。

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它是权威的。灵感的推论之一是无误性，这是我们尚未讨论过的一个术语，我也不打算详细讨论。

这主要是一个演绎论证。如果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如果上帝是诚实的，不说谎，那么圣经的产物就不会包含错误，不会欺骗等等。所以我们谈论了一点关于圣经的起源圣经，但我现在想更多地谈论圣经的传播。

也就是说，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所拥有的圣经确实反映了上帝最初通过默示过程所启示的内容？我们如何知道人类作者在圣灵的默示下实际记录了什么？我们如何知道新约和旧约的文本，我们大多数人都可以通过翻译获得，尽管如果您懂希腊语和希伯来语，那么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与此直接相关。但是，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所持有的圣经准确地反映了人类作者所写的内容以及上帝在圣经中所默示的文本中想要传达的内容？传播的第一阶段，实际上有两个阶段与我们相关。其中之一是我们将在下一节中讨论的翻译，它描述了我们如何通过自己的语言访问旧约和新约。

当我们在最后一次会议中看到，要克服的障碍之一或要克服解释的距离之一是旧约和新约是用非常不同的语言写成的。我们和原文之间存在语言距离。翻译使我们能够以我们自己的语言阅读旧约和新约。

所以我们会讨论这个。但我今天想简单讨论的这个问题，是我们大多数人不会参与或从事的一个问题，但却是一个与解释学相关的问题，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解释学的初级阶段，因为它涉及基础。圣经或文本本身。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所拥有的文本是诠释学和解释学的充分基础和准确基础？这就是所谓的文本批评。

所以我的主要目的不是让你们成为文本批评家，尽管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选择这样做，因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文本批评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所以我主要想做的是向你介绍什么是文本批评，这样你就可以跟上论点，可以跟上关于它的讨论，而且你也会对旧约和新约文本有更大的欣赏，你有。你手中的《圣经》是一段相当漫长而艰辛的旅程的产物，许多学者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为你提供了你所解释和阅读的圣经。

所以我想谈谈文本批评这个东西。文本批评是什么，再次强调，它涉及圣经的传播，从默示开始，事实上旧约声称是上帝默示的话语，但事实是我们没有任何原始手稿，我们不知道没有先知以赛亚写的原始文献，或者我们没有保罗或马太写的原始文献，也没有路得记或撒母耳记一章和二书的作者。我们没有原始文件。

相反，我们拥有的是原始文本的副本，实际上更字面地说，有时是原始文本副本的副本的副本。也许一种形象化的方式是，文本批评有点像一棵树。树干可

能是我们无法接触到的原始文本，而所有向不同方向延伸的树枝本身都有芽和分支。

这将是所产生的手稿和副本，通常我们只能接触到距离相当远的树枝的尖端、边缘和末端，尽管它们与树干本身整体相关。因此，对于考证来说，因为我们没有原始手稿，但我们只有副本，有时又是，通常是副本的副本的副本，通常有时相隔数百年，尽管新约有时证据有点少更接近一点，但通常手稿在时间上与原始手稿是分开的，文本批评的作用实际上是相反的。它试图逆向解释我们是如何从最初的手稿变成现在的手稿的？基于所有证据，这是一种逆向工作的尝试，并试图尽可能准确、充分地恢复原始手稿的样子。

因此，通过逆向工作，我们将解释一点这个过程，通过从我们拥有的所有证据和所有手稿中逆向工作，通过逆向工作，这是一种尝试尽可能接近地重建原作者最有可能的内容会写的。因为请记住，我们没有原稿。我们只有副本的副本，而且我们有相当多的副本，尤其是与新约有关的副本。

假设是，在复制原件的过程中，从原始手稿开始，以及复制和制作副本以使其更容易获得的过程中，假设随着手稿的出现，某些变化、某些错误、某些差异会悄然出现。，手稿被复制，因此我们拥有的是一组有时在某些地方彼此不同的手稿。基于此，由于所有手稿都有差异，我们再次需要尝试回溯并问这些差异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能否从所有证据中找出哪些解读可能是保罗的意图？这个假设在所有手稿的某个地方，每个单词，每个句子，每节经文的某个地方，

都有保罗或以赛亚或任何人所写的原始文本。因此文本批评试图建立尽可能最准确的文本。

文本评论家经常说它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有一些明确的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回到文本，但这也是一门艺术。它不像一个食谱，只需添加所有成分，就可以得到最终产品。

这需要大量的创造性思维，它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复制手稿的过程，显然在我们拥有印刷机的前一天，或者现在我们拥有计算机和打印机，您可以轻松地以几乎任何精度打印多份副本。当时，显然他们能够制作多份副本或制作供公众消费的副本的唯一方法是人工复制。

那是一个人坐下来，拿着卷轴和他们几个世纪以来用来书写的任何工具，并手工完成相当费力的抄写文本的过程。通常会发生什么，顺便说一句，我需要为我的陈述做序言，我的大部分评论再次反映了我的专业领域，那就是新约。事实上，旧约和新约，他们的考据方法略有不同，因为他们使用不同类型的证据。

事实上，我们会看到，就证据数量而言，《新约》可能比任何其他文件都得到了更充分的历史证明。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新约圣经文本有近 6,000 份不同的手稿见证。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个问题。

通常会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在新约中，有几件事。第一，如果抄写员正在抄写文本，会发生的情况是，抄写员旁边会有一篇文本或手稿，其中有《马可福音》，以及他的纸或纸莎草纸或他正在抄写的任何东西到他的写作材料上。会发生什么，这个过程是抄写员会从文本中读取一组单词或一行，然后必须将其牢记在心，然后将视线从手稿上转移到手稿上，并记住他刚刚读到的内容，然后写下来。

现在您可以看到这个来回的过程，可能会发生很多事情，我们稍后就会看到。一个作者可能会忘记他写过什么，毫无疑问，如果你曾经尝试过这样写作并复制你正在阅读的内容并尝试手工复制，有时你会犯错误。您可能会添加一个单词，也可能会漏掉一个单词，稍后我们就会看到可能会发生其他事情。

但关键是，当抄写员以这种方式抄写时，从他可以接触到的一份手稿到他现在正在记录的书写工具，可能会发生不同的事情，不同的错误或不同的情况。当他复制时实际上可能会出现差异。您已经听过这样的说法：人都会犯错，在抄写手稿时也是如此。另一件经常发生的事情，批量生产新约手稿的一种方法是，有人像我一样站着，阅读手稿，其中有几位抄写员实际上抄写了正在阅读的内容。

显然，抄写员如何发音或说些什么，或者阅读者可能发音不清楚或可能无意中漏掉一个单词，这些都会在抄写手稿时反映出来。所以您可以通过这些非常人性化的过程看到，通过手抄和目视抄写《新约》手稿，某些差异和某些错误可

能会悄悄出现。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不会花很多时间来讨论，因为我认为这是任何人的猜测，人们显然会问，为什么上帝会允许，为什么他会启发他的话语，然后允许通过复制某些错误或某些差异的人类过程蔓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有很多可能的解释，但我认为任何人都可以猜测为什么上帝会允许非常人性化的复制过程。但话虽如此，学者们通过考证的过程所思考的，确实有很高的程度和高度的信心，他们确实恢复和恢复了原作者所传达的内容。即便如此，大多数文本，特别是新约圣经，所做的大部分更改都是相当无关紧要的。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这样我们就可以非常有信心，我们所拥有的准确而可靠地反映了旧约作者的新约作者所写的内容。让我仅提出一些与考据相关的观察。

再说一遍，我的大部分评论都是针对新约圣经的。首先，我们已经在新约圣经中提到过，当谈到新约圣经文本时，存在着财富的尴尬或证据的尴尬。一位学者表示，不同的《新约》手稿材料过多，令人难以承受。

我们说有近 6,000 份不同的手稿。现在，可以说，并非所有这些都是相同的。有时你有一些手稿几乎包含了整个新约。

有时，您的手稿只有一本书或几本书。有时他们没有整本书。我们还有碎片。

例如，一些最早的只是约翰福音一章的片段或约翰福音一章的一部分。因此，手稿证据的完整性、特征和质量都非常多样化。但问题是，与财富共事会让人感到尴尬。

这既可能是一种祝福，也可能是一种诅咒。显然，因为我们有如此多的证据，所以我们可以确信我们有更多的证据可以尝试重建文本。但由于内容太多，有时处理这么多材料会让人感到压抑和畏惧。

但关键是，新约圣经文本的证据比任何其他历史文献都多，甚至令人尴尬。因此，我们再次可以确信，我们可以以非常非常高的概率重建新约作者实际所写的内容。第二件事是，在考据方面理解一些重要术语对你来说很重要。

再说一遍，当你在阅读或讨论文本批评的讨论时，或者反过来在你的助记教科书或其他什么书中，你将能够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第一个显然是手稿这个词。顾名思义，手稿实际上是手写的文件，或者是手写的卷轴，或者我们会看看不同类型的书写材料，但手写的文件证明了新约。

再说一次，正如我们所说，有时我们拥有的证据，有时它实际上是整本新约或其中的部分，或只是该书的部分或新约文件之一的章节或段落的片段，但手稿只是手写的文件或文件的一部分或片段或任何证明新约或新约的一部分的东

西，无论是一章或一本书还是其他什么。那是一份手稿。您需要熟悉的另一个术语是术语变体。

变体基本上是指当您比较手稿的任何不同之处（其中一份手稿与另一份手稿不同）时发生的任何变化。再说一次，通常它只是一个单词，有时只是拼写差异，有时可能是一组单词或更大的单词。我们会稍微讨论一下《马可福音》，实际上《马可福音》有时会有几个不同的结局，所以有时它可能是一整段。

但变体只是两个或多个手稿之间的差异。当你比较手稿时，如果一份手稿在阅读上有所不同，并且它可能有不同的单词或缺少一个单词或其他什么，那就是变体。再次，在所有这些变体中，文本批评家试图确定其中哪一个，当你比较所有文本时，其中哪一个可能准确地反映了保罗或以赛亚或任何人所写的内容，<sup>1</sup>的作者和<sup>2</sup>个国王或创世记。

您需要熟悉的另一个术语是纸莎草纸。纸莎草是一种非常早期的书写工具。纸莎草是一种用埃及发现的纸莎草植物条制成的纸张，通过将它们拉出来并将它们粘合在一起，它们基本上能够形成一张纸或一页，这是一种非常早期的书写或记录东西的方式。

所以你需要知道纸莎草是什么。您需要了解的另外两个相关术语是卷轴。卷轴又是一种非常早期的书写技术形式。

就是你拿了几张纸莎草纸，基本上把它们粘在一起，然后就可以卷起来了。那是一个卷轴。另一份是法典。

您还需要了解法典是什么。手抄本是将纸张以书籍形式装订在一起的地方，就像早期的书籍装订形式一样。它们不是把所有的纸张都粘起来然后卷起来，而是以书籍的形式装订在一起。

那是一本法典。这些只是我们可以使用的不同类型的手稿。您需要了解一些其他术语。

一个可能很明显但仍然需要提及的就是抄写员。抄写员就是那些抄写和复印新约圣经或旧约圣经文本的人。您需要了解的其他几个词是抄写倾向。

在 Tetra 批评的讨论中你会经常看到这个词。抄写倾向只是指抄写员会做的事情类型。记住我们通常说抄写员如何记录或复制文件，他们会阅读文件，必须将他们刚刚读到的内容保留在脑海中，同时转移到他们的页面上，并将其复制下来。

我们稍后会讨论某些倾向，某些倾向可能会决定当文本再次出现时发生的情况，抄写员可能会忘记某些内容，或者抄写员可能会故意，抄写员可能会尝试协调某些内容。例如，如果一位抄写员正在阅读其中一本福音书中的某些内容，并且这似乎与他所读的内容相冲突，也许他一周前刚刚抄写了马太福音，

而现在他正在阅读马可福音，似乎存在差异。他可能会尝试协调它并让它听起来，使两本福音书听起来彼此相似。

所以有一定的倾向。当抄写员抄写时，或者当抄写员听读并记录文本时，抄写员可能会出现某些倾向、某些事情，我们将更多地讨论这些内容。最后两个是，还有很多其他术语我们可以讨论，但我想保持简单并介绍主要术语。

其中之一就是“开封”这个词。这是对一种手稿的描述。基本上是开封的手稿，这更多的是指写作风格，不像纸莎草或卷轴或抄本指的是手稿的种类，这更多的是指写作风格。

开封手稿基本上都是大写字母。大多数，我相信大部分新约文档可能都是用启封脚本写成的。也就是说，作者用希腊语全部大写字母，并且单词之间没有空格。

与我们今天的大多数语言不同，我们在单词之间放置空格以便于确定，而未密封的手稿在单词之间不会有空格。这些句子会连在一起，而且几乎没有标点符号。那是一份未封印的手稿。

很久以后，几个世纪之后，许多手稿都是所谓的、所谓的小手稿。这是我想向您介绍的最后一个术语。微小的。

那更多的是一种草书的书写方式，后来，文字确实开始相互区分和划分。这些是一些更重要的术语。手稿、变体、纸莎草纸、卷轴和手抄本、抄写员、抄写倾向，以及开封和微小类型的手稿。

这些是您在阅读文本批评或阅读讨论或聆听文本批评讨论时经常看到的术语。但这些只是描述文本批评家所使用的证据类型的方式，以试图尽可能准确、尽可能接近地重建新约和旧约作者可能产生的原始手稿的形式。首先，新约的证据是令人尴尬的。

其次，我向您介绍了一些重要术语。关于考证的第三件事是，手稿的种类非常不同。新约作者所使用的手稿证据种类繁多。

有时，许多手稿证据都是新约的实际副本。在希腊语中，无论是未密封的手稿，还是没有单词之间分隔的大写字母，还是后来更多的草书字体。我们的许多手稿证据都是新约圣经希腊文实际副本的形式。

但另一个，我们说有时这些是非常零散的，只是新约中的一个片段。其他时候，它是整本书或一本书的一部分或多本书。它们是，有时甚至是整本新约，但我们的许多手稿都是由新约文本的实际副本组成的。

此外，我们还有早期教会教父的例子，特别是从第三世纪和第四世纪开始，早期教会的教父，早期教会的领袖，在新约圣经写作完成后，早期教会教父经常

引自《新约》。他们对《新约》文本的引用常常告诉我们他们可能拥有什么手稿，或者他们可能拥有什么形式的《新约》。所以，换句话说，教父们从《新约》中引用的引文，他们的引文为构建、帮助重建《新约》及其措辞和内容提供了宝贵的证据。

所以教父们很重要。我们也有,我们也有新约圣经的各种版本或者早期的翻译。随着新约手稿在更广泛的地理范围内传播，并且需要向讲其他语言的其他民族提供更多的新约，我们有叙利亚语或拉丁语等语言的新约圣经的早期翻译。其他语言。

这些翻译还可以帮助提供证据，证明这些早期基督徒似乎可以获得什么形式的新约文本。因此，文本批评家会考虑所有这些证据，试图重建保罗最有可能写的内容，或者马太最有可能在手稿的原始形式中写的内容。原文中。

第四件事要说的是，所有的证据，以及我们现有的所有证据和手稿，都是新约文本批评家试图并认为他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家族对它们进行分类。因此，与其根据某些文本之间的相似性而拥有所有这些大杂烩的证据，文本批评家，这是另一个术语，文本批评家，只是指任何从事文本批评并试图重建原始文本的人，但文本批评家认为他们可以将所有这些手稿和所有这些证据归入某些家族。手稿之间似乎有家谱关系。

手稿似乎来自共同的父母或共同的来源。例如，我将只提及文本批评家似乎认为存在并且似乎认为他们可以将手稿分类到的两个家族，或者简要描述其中两个家族。其中较为著名的一份称为《亚历山大家族手稿》。

亚历山大家族源于，描述了一组似乎具有共同血统的手稿，可以追溯到埃及亚历山大抄写的手稿，因此称为亚历山大手稿家族。人们认为这一系列手稿的质量更高，变化更少，协调性也更少，并且试图使文本变得平滑。它经常被看到，似乎反映了较早的读物。

因此，大多数文本批评家认为亚历山大体文本质量非常高，对于试图重建原始的新约文本非常重要。另一种类型的家庭称为西方手稿家庭。但我想简单讨论的第三种类型称为拜占庭式。

我们大多数的新约希腊文手稿都属于这一类。已经很晚了。它被认为是一个较晚的手稿家族，甚至比亚历山大手稿的出现还要晚得多。

它通常的特点是试图平滑文本，如果抄写员在与该系列手稿相关的情况下写作，如果抄写员认为文本太难，他可能会尝试平滑它，或者他可能会尝试将其与其他文本或其他内容协调一致像那样。拜占庭手稿家族被认为很重要，尽管有时不如亚历山大手稿那么重要。但它仍然提供了证据，证明这些手稿可能包含新约文本的原始阅读。

但理解文本批评家很重要，但不要简单地计算证据，或者说如果《亚历山大大帝》有这样的证据，或者如果 50 份手稿有这种解读，而只有三到四份有这种解读，那么有 50 份的就是正确的。这不是简单地清点手稿，而是将我们稍后看到的所有证据进行权衡，试图找出保罗、路加或马太，或者旧约以赛亚或诗篇作者最有可能做了什么，什么最有可能的是他们写的吗？因此，学者们再次认为，他们可以将所有手稿分为不同的家族，这些家族似乎具有不同的相关关系。所有似乎彼此之间具有相似关系并且具有相似阅读类型的手稿都被视为属于一个共同的家族。

要向您介绍的第五个概念是，文本批评家在重建新约文本时要处理两种类型的证据。其中一种称为外部证据，一种称为内部证据。外部证据指的是所有这些手稿的日期以及它们是否属于哪个家族。

我们只是研究了亚历山大、拜占庭或西方，以便他们研究证据，看看这些手稿属于哪个家族？这些手稿的日期是什么时候？他们很早吗？他们是很久以后的事吗？仅仅因为一个人早到一个人迟到并不自动意味着一个人是正确的而一个人不正确。这只是他们考虑的证据的一部分。地理分布，一份手稿中的某种阅读是否似乎与一个地点相关，而不是阅读可能在地理上广泛传播的变体。

它可能会出现在多个地理位置。还有许多其他因素需要考虑。抄写倾向，抄写员在抄写或听文本时可能会做什么。

所有这些就是所谓的外部证据，并且在试图再次确定年长的新约作者最有可能写的内容时都将其考虑在内？另一种称为内部证据。内部证据是指文本本身的证据。这就是我们对作者风格的了解？我们对他的语法和他使用的单词了解多少？我们对他的神学了解多少？因此，要看看文件本身的更广泛背景，特别是保罗查看他所有的书信并查看他的神学倾向等。

并再次使用这些内部证据，即文本本身的证据，帮助作者、文本批评家确定最有可能的原始文本。例如，某人，再次当你查看所有手稿并且它们之间存在一些差异时，正确的手稿可能是符合保罗的风格和词汇，他在信中以及他所写信中其他地方的神学的手稿。尝试选择与我们对保罗及其神学以及他在其他地方的著作的了解最一致的读物。

这就是内部证据。同样，一些文本批评家更喜欢其中一种。在决定哪种读数正确时，有些人会认可内部证据。

有些人会更关注外部证据。其他人会再次尝试权衡两者并尽可能地考虑两者。

再说一遍，有些人可能更喜欢专注于一个家庭。

例如，一些文本批评家优先考虑了亚历山大家族。请记住我们谈到不同的手稿可以根据家庭和家谱关系进行分组。一些文本批评家会优先考虑亚历山大体手稿，因为在亚历山大体手稿中找到的任何文本都可能是原始文本。

另一方面，其他文本批评家可能会偏爱拜占庭手稿，并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拜占庭手稿系列中找到的阅读材料将是首选。我认为大多数人都同意的一种文本批评方法似乎已经流行起来，那就是所谓的折衷方法。折衷主义、理性的折衷主义是它的花哨术语。

简单来说，这意味着考虑所有证据并权衡它，不一定优先考虑任何一个，而是权衡所有证据，内部的，外部的，手稿的日期，它所属的家族。再说一遍，如果你正在查看所有手稿，在一节经文中，手稿中有一些变体，正在权衡所有证据，日期，分布，无论是拜占庭式，亚历山大式，查看抄写倾向，内部查看作者的风格，他的词汇，他的语法等等。考虑到所有这些，做出最合理的尝试，最有可能的最合理的重建，最有可能准确地反映原作者所写的内容。

至少在新约中，有两个希腊文本已经成为大多数新约教授和学生使用的通用文本。其中之一是联合圣经公会，UBS，第四版刚刚问世。顺便说一句，我们拥有的大多数手稿，大多数希腊语新约，随着更多证据的发现，有时当我们发现看待文本问题的新方法时，它们通常会继续编辑和更新。

这是一次持续的尝试，再次尽可能接近地重建原始手稿的样子。但常见的手稿之一是《联合圣经公会》第四版。另一种是所谓的“雀巢-奥兰”，这两个名字“雀巢”和“奥兰”反映了主要编辑的意思。

雀巢-奥兰文本第 27 版，这是两本非常常见的文本，也是当今基于文本批评而产生的最著名和常见的新约文本。再说一遍，收集所有手稿证据并权衡所有可能性，等等。这些是已产生的文本，反映并最接近地代表了新约作者实际所写内容的尝试。

最后要简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抄写员可能引入的不同类型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的动机。再次记住，因为抄写员有一份手稿要抄写，当他抄写时，他必须读一行，或者无论抄写员读了多少，几个字或一行，然后将其牢记在心，就像然后他走过去，开始在空白页上写下来。当他这样做时，或者说另一种可能性是抄写员可能正在听某人朗读文本。

当这两种情况发生时，可能会发生某些变化，并且可能会被引入到抄写员正在制作的手稿中。例如，稍微备份一下，这些更改有两种类型。其中一些更改是偶然的，或者引入的一些变体或错误是偶然的。

也就是说，它们是无意中发生的，我们将讨论其中的几个。另一种是故意的。

抄写员可能会有意地尝试以某种方式改进手稿。

所以他有了这个手稿，他可能会发现其中的难点，或者不清楚的地方，他会努力改进。所以有些改变是有意为之的。所以有意的改变可能是这样的。

一个非常常见的有意改变是协调。再说一遍，抄写员，尤其是福音书，抄写员可能会尝试使一本福音书与另一本福音书协调一致。再一次，例如，如果抄写员正在抄写，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说明了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

如果抄写员正在抄写路加福音的主祷文，并且也许抄写员非常清楚马太福音第6章中的主祷文版本，那么抄写路加福音的抄写员可能会故意使路加福音版本的主祷文听起来更准确。就像马修的，因为他希望它们听起来一样。不能有任何差异或差异。因此，抄写员可能会有意地尝试协调，特别是与福音书协调，尝试协调某些文本。

同样，如果抄写员可能刚刚抄写过马太福音或知道马太福音，而他现在正在抄写马可福音或路加福音，他可能会故意尝试使它们彼此一致。另一个是抄写员，第二个是抄写员可能会尝试改进或平滑一些粗糙或看起来有问题、不准确或不一致的东西。再说一次，抄写员可能正在阅读一篇文本，尤其是在神学上，也许文本似乎引起了疑问，它的措辞方式可能似乎引起了与抄写员神学信仰相冲突的东西的质疑。

因此抄写员可能会更改或更新它以反映准确的神学或类似的东西。所以这些都是有意改变的例子，同样，结果是抄写员，这很重要，抄写员试图以某种方式改进文本。他试图澄清它，协调它，消除他所认为的冲突或不一致，使其符合教会的神学和标准的神学信仰，并试图消除任何不一致。

因此，大多数有意的更改都是为了改进文本。但另一种类型的改变是无意的。这些变化同样是由抄写员无意中引入的。

抄写员并没有试图改进手稿，但这些变化都是偶然引入的。同样，大多数情况下，当抄写员阅读一份手稿，然后将其转移到另一份手稿中记录时，或者当抄写员正在聆听朗读的文本并进行记录时，可能会出现某些无意的变化。例如，一个抄写员可能会失去他的位置。

如果您正在阅读，尤其是当您感到疲倦时，也许您以前曾经这样做过。如果你真的很累，你正在读一个段落，然后你读了一遍，你就会经历过一遍又一遍地读同一行。抄写员在阅读和记录手稿时常常会感到疲倦，因此有时他们可能会感到疲倦，特别是当他们从一份手稿转到另一份手稿时，他们可能会读一行并记录下来，当他们回去时，他们可能会阅读再次相同的行，因此第二次记录它。

或者另一个常见的事情是他们可能会不小心跳过一两行。因此，当他们阅读手稿并记录一行时，当他们回去时，他们可能不会去同一个地方。他们可能会意外地跳过一行，尤其是当该行与之前的行以相同的方式开始时，但重点是，当他们在正在复制的手稿和目标之间来回移动时，他们可能会意外地跳过一行。他们正在制作的新手稿。

因此，诸如此类的无意变化现在已反映在抄写员制作的新手稿中。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发生了什么。如果有人使用该手稿并复制它，那么在后续手稿中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

正如树枝、树一样，当它分支时，其他手稿可能会犯下抄写员所犯的相同错误或抄写员无意中所做的更改。手稿中差异的另一个来源是通过听力，即听力错误。也就是说，作为抄写员或某人再次阅读手稿时，该人可能无法清楚地发音。

此外，特别是随着希腊语在早期几个世纪中的进步，在一世纪之后的几个世纪中，这种情况在第一世纪就已经发生了，某些元音，甚至元音的组合，开始发音相似。因此，某些单词也可能发音相同。因此，如果抄写员听到一种声音，并且它实际上可以用多个字母来表示，那么他要写哪一个字母呢？例如，在英语中，如果有人说“bored”这个词，是“BORED”吗？我无聊得发疯了？或者是董事会？比如一块板子。

或者即使如此，你知道，“板”这个词本身也可能有多种含义。所以即使在英语中，你知道，单词通常听起来很相似。通常上下文足以帮助消除歧义。

但你明白我的意思。当某人正在阅读某些内容时，它的发音可能不一样。或者在希腊语中，尤其是当元音开始发音相似时。

当一个抄写员正在听某样东西被读、被读时，他将如何拼写它？他刚刚听到的内容可能有不同的拼写方式。想必他们没有机会举手询问这个词的拼写方式或类似的问题。所以手稿中的一些变化，手稿之间的一些差异可能是某些希腊单词发音不同的结果。

另一个例子是变体的另一个例子可能来自视线内的空气。一个英语的例子。好吧，一种方法就是反转几个字母。

例如，这可以使一个词的含义产生很大的差异。例如，通过简单地颠倒两个字母来查看英语单词“dog”和“God”之间的区别。这使得这个词的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希腊语也是如此。一位作者，当他从一个单词转到另一个单词时，他可能会不小心读到一个单词，颠倒其中两个字母，从而产生截然不同的含义。文士们又累了。

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视力不好。他们可能那天醒来时态度不好，或者晚上没有睡好。所有这些都将反映出他们准确复制文本的能力。

因此，有时，当他们复制手稿时，视线错误可能会导致他们再次写出一个单词、颠倒字母或类似的东西，并在他们复制的手稿中产生变体或变化。最后一

个有趣的是偶尔出现，这些对于文本评论家来说更容易处理，有时这是一种常见的做法。这只是一个有趣的事情。

有时，抄写员在页边空白处做笔记是一种常见的做法。有时它可能是对文本的相当严肃的注释。有时可能是其他原因，比如，我的手很冷，或者我的墨水用完了，或者我的妻子今天烤焦了吐司，或者类似的东西可能会写在页边空白处。

然后，当其他抄写员拥有该文本并进行抄写时，该抄写员可能会不小心将该注释包含在文本的页边空白处。因此，在马克的文本中间，可能会有诸如“我的手冻僵了”之类的内容，因为这就是原始抄写员可能写的注释。所以，再次强调，当抄写员偶尔在页边空白处写下一些小注释时，如果该手稿后来被其他人复制，页边空白中的这些小注释实际上可能会出现在文本中。

再次，通过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文本批评家可以删除它，并意识到可能是抄写员自己插入的。这些就是一些抄写倾向。这些是文士可能做的一些事情。

再次，文本批评家将向后工作，在所有这些变体中，尝试说，我可以根据抄写员无意或有意的更改来解释其中一些更改吗？如果我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就可以开始缩小保罗、路加或马太所写的内容，最有可能是什么？让我说一下关于文本批评的最后一件事，然后将简单地看几个例子。第三，给你三个文本批评家经常使用的原则，他们使用什么，什么原则或什么样的标准？他们做

出的决定遵循哪些原则？其中之一是，通常当你开始，当你比较一个人的所有读物时，所以，如果，如果你，如果一个文本批评家，看马可福音第一章和第一节，以及所有的手稿，它们之间存在一些差异。他想问的问题是，这些差异中哪一项最有可能反映了马克所写的内容？再说一次，我不想给人留下每节经文都有多重差异的印象。

有时只有一对，有时不止一个，有时非常明显，有时则更难以确定。但是，如果抄写员正在处理一首诗，并且在所有手稿中存在一些变体、一些差异，那么抄写员、文本评论家想知道其中哪一篇最有可能是马克写的。因此，原则之一是，在所有这些差异中，最困难或最难的阅读可能是最正确的。

原因是抄写员更有可能提出改进。抄写员更有可能平滑、协调、改进文本，而不是在文本中引入困难。再说一次，这些只是原则，它们并不总是有效，因为抄写员可能会犯错误，可能会因为看到的错误而犯错误，或者，由于跳过一行，作者可能会犯错误，抄写员可能会犯错误。文本更难，在这种情况下，最难的阅读可能不正确。

但一般来说，抄写员更有可能改进文本，消除他认为文本中的不一致、神学问题或粗糙之处。抄写员会倾向于，倾向于使其变得更平滑。因此，在此基础上，大多数文本批评家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所有阅读中越难的阅读可能是正确的。

第二个是最短的阅读。第二个一般原则是最短的阅读很可能是正确的。因此，在所有变体和差异中，最短的可能是正确的。

同样，这样做的原因是，抄写员更有可能扩展、平滑和改进文本，并对其进行添加。不过，也有例外。我们看到抄写员在复制文本时可能会意外地跳过一行，从而生成较短的文本。

所以，这些并不是硬性规定。有一些通常遵循的原则。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较短的阅读将是正确的，因为抄写员更有可能扩展、详细和平滑。

第三个是，通常遵循的，是读出来的，同样，当你有不同读法的手稿时，最能解释其他读法起源的读法可能是正确的。如果你能根据其中之一解释所有其他读物的来源，那么它可能是正确的读物。举个例子，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一个抄写员有不止一份手稿，或者他知道不止一份阅读，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可能是将它们全部结合起来。

所以你经常，有时你会拥有有多种阅读的手稿，再次，因为抄写员可能有多种文本，或者他可能知道不止一种阅读，而不是试图找出哪一种是正确的，我们只需将它们全部放在那里并将它们组合在一起即可。因此，这是描述其他手稿之一如何可能、如何可能引起其中一些读物的一种方式。因此，如果您可以解释所有变体，如果您可以根据其中之一来解释所有变体，那么如果其中一种似乎引起了其他解读，那么它可能是正确的。

因此，这些只是文本批评家在试图确定最有可能正确阅读文本时使用的一些原则。现在，让我给你们举几个新约中的简短例子。其中之一我们已经提到过，再说一遍，其中大部分只是文字上的差异。

再说一次，我不希望你认为，给你留下这样的印象：如果你有一份关于马可的手稿，那么所有其他手稿几乎在每个方面都会与它有所不同。整个手稿都不同了。这通常只是各处措辞的差异，但我们会发现有时差异更大。

一个例子，我们已经提到过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来自路加福音第一章和第一章至第四章，即路加福音的序言，路加在其中说，我自己写或制作我自己的生活记述似乎很好。天啊，这样你，提阿非罗，就可以知道这些事情的确性了。有一些后来的手稿添加了这些词，当路加说，这对我来说似乎很好，他们添加了这些词，以及圣灵。有趣的是，在所有不包含“圣灵”一词的手稿中，只有少数手稿做到了这一点。

我们确实在使徒行传的其他地方看到了这句话，对圣灵来说这似乎是好的。所以最有可能的是，因为这是两份后来的手稿，没有任何其他手稿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且因为使徒行传确实在其他地方包含了这句话，而且因为这似乎很可能是抄写员试图反映路加所说的话其他地方，甚至可能在文本中添加神圣的制裁。也就是说，这不仅仅是路加自己做的，大概也有圣灵的认可，这些话不是路加写的。

卢克简单地写道，对我来说，制作这些、制作这个帐户似乎很好。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启示录第21章第3节，在约翰的新耶路撒冷异象中，约翰实际上引用了旧约圣约的公式。启示录第21章第3节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里出来，说，如今神的帐幕在人间，或与百姓同在，他要与他们同住。

他们将成为他的子民，上帝将亲自与他们同在，并成为他们的上帝。如果你回想起旧约中的一些内容，你会注意到这是一个圣约公式，在旧约中经常以各种形式出现。我将成为他们的上帝，他们将成为我的子民。

约翰似乎特别借鉴了《以西结书》第37章的版本，尽管它也出现在《耶利米书》、《撒迦利亚书》和许多旧约经文中。利未记第26章，充分表达了圣约的公式。但有趣的是，《启示录》21章3节有两种手稿。其中说，他们将成为他的子民，神将亲自与他们同在。

有些手稿有单数的人，而其他手稿有复数的人，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有点生硬的英国人。我们不经常使用这个词，但启示录21章第3节的一些手稿有“他们将是我的子民”，单数。其他人有，他们将是人民的，复数的。

那么问题来了，哪一个才是正确的读法呢？约翰最有可能写了什么？当你看手稿本身时，就像外部证据一样，就手稿的日期和数量，以及拜占庭和亚历山大等，很难得出某个结论。因此通常会考虑其他类型的证据。例如，抄写员更有

可能写出 **people** 的复数形式，还是抄写员更有可能写出 **people** 单数形式？一个重要的证据是，有趣的是约翰经常普遍化旧约经文。

旧约经文专门提到以色列国。现在约翰要回应更广泛的人，包括外邦人。约翰在《启示录》中一遍又一遍地提到这句话，人们来自各个部落、语言、语言等和国家。

那么，约翰本人是否有可能改变了旧约中用单数民族指以色列的公式，现在他故意将其改为复数，即人民，以明确所有人民，不仅是以色列，而且是外邦人，来自各个国家的人民部落、语言、舌头和民族，现在都属于上帝的子民，复数。也许抄写员会知道单数民族中的旧约圣约公式，可能会尝试将其改回来，使其听起来像并符合以西结书和利未记第 26 章中具有单数的旧约圣约公式。人们。因此，这里有一个例子，约翰最初可能写了人们的复数形式，后来的抄写员可能将其改回单数形式，使其听起来更像旧约公式。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可以在罗马书第 5 章和第 1 节中找到。在罗马书第 5 章和第 1 节中，保罗开始了一个新的部分，展示了他在前四章中所论证的因信称义的含义的结果。章节。因此，基于人因信耶稣基督而称义这一事实，从第 5 节开始，因此，自从我们在第 1 章至第 4 章中因信称义以来，我们就与神和好了。现在看来，这似乎是对什么是真实的陈述，以及我们因称义而确实拥有什么。

我们已经因信称义，因此，我们目前与神和好。我们不再与神为敌。我们不再是敌对关系，现在是和平关系。

然而，有趣的是，一些手稿中有一个词可以翻译成让我们或我们应该与上帝和好。更多的是劝告或者命令。那么是哪一个呢？再次，一些手稿读到，我们与上帝和好，做出了一个指示性的陈述，一个断言。

其他一些手稿有，我们应该拥有或让我们拥有和平，或者我们应该与上帝和平。更多的是劝告或者命令。这一点有点不同。

保罗写了哪一篇？保罗是在命令我们要和平，还是我们应该有和平，还是他只是在断言？这实际上是正确的，基于我们已经被证明是合理的事实。差别，差别就是希腊语中的一个字母。这与我们所拥有的同一个词，是相同的，或者是与英语中的“拥有”或“拥有”是同一个词。

但区别在于，这个词要被翻译成一个断言、一个陈述，以一种方式拼写。或者说这是一个命令？我们应该有，让我们有，这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拼写。区别在于一个字母可能是相同的，也可能是相同的。

还记得我们说过，如果一个抄写员坐在那里听课文朗读，有时一个字母的发音相同，他会写什么？这是一个例子，动词 **to have** 可以只改变一个字母，并且两个字母的发音相同。大家看到了吗？如果作者用希腊语的话，其中一个

ekomen, 也就是我们所拥有的, 另一个是 ekomen。你看, 差别只是一个字母。

Ekomen 是我们应该拥有或让我们拥有的, 而不是 ekomen, 我们拥有的, 一个断言。问题是 ah 和 oh 发音相同, 哦。所以, 如果有人读到并说“ekomen”, 我要写什么呢? 我是否要写“让我们有”或“我们应该有”, 或者我要写“我们有”, 一个陈述或断言? 我读过的大多数评论和罗马书都相信我们的翻译, 无论是断言还是陈述, 很可能是正确的。

但你仍然可以看到文本批评家在手稿如罗马书 5.1 中必须做什么, 甚至只有一个字母的差异, 这可能可以追溯到两个字母发音相同的事实, 并导致一些抄写员写一个字母或其他字母再写另一个字母, 这会导致以稍微不同的方式解释文本。最后一个例子就长度而言更为重要。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数内容都很简单, 例如, 路加福音第一章只是几个词。

另外两个只是拼写, 从字面上看, 另外两个只是一个字母之间差异的一个字母实例。但我想简单地看一下一个稍微长一点的, 那就是马可福音第 16 章的结尾。再说一遍, 我不, 我不希望解决这个问题, 我也不希望解决这个问题。详细说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或者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文本。

但即使是大多数英语, 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以至于我看过的几乎所有英文翻译都提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 如果你看大多数英文手稿, 他们都会有这样的注

释。我正在看 NIV 文本，它说最早的手稿和其他一些古代见证人没有马可福音 16 第 9 节到 20 节。

所以如果你看一下大部分的圣经，马可福音第 16 章，马可福音的最后一章，一直到第 20 节。但是我见过的每一个英文译本都有一些小注释文本，或者可能在脚注中说一些早期手稿和其他目击者没有第 9 节到第 16 节。实际上还有另一种，一些英文圣经也有另一种可能的结局，但要短得多，而且它们会有类似的结局笔记。

这些经文，或者这个结局，有时他们会把它放在脚注中，然后他们又会说它不在一些早期或古代的目击者中。所以问题是，我们显然有两个版本的马克。一个版本包含马可福音第 16 章，仅到第 8 节。另一个版本的马可福音有结尾，例如第 9 节到第 20 节。

我不会花时间读它，但马可福音第 16 章第 9 节开始说，当耶稣在一周的第一天清早起来时，他向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现，他从她身上赶出了七个鬼。她去告诉那些和他在一起的人。然后它继续下去，实际上在第 15 节中，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到世界上去传播这个福音，向所有受造物传播这个好消息，等等。

所以你是一个很长的结局，我的英文圣经又说有些手稿没有这个结局，第 9 节到第 20 节。所以问题是，马可在哪里结束？马可福音是在第 8 节结束的吗？与

许多手稿一样，这就是马可福音第 8 节的结尾。就是这样。这就是福音的结束。

其他手稿包括第 9 节到第 20 节。那么马可在哪里结束呢？再说一次，我不想解决这个问题并深入探讨所有细节，但是有可能吗？马可确实打算在第 8 节结束吗？我会读它。马可福音 16 章是这样结束的。

第十六章讲述了耶稣的复活和向他的一些门徒显现。第 8 节说，妇女们浑身颤抖，困惑不已，就从坟墓里逃走了。他们没有对任何人说话，因为他们害怕。

这就是第 16 章第 8 节的结尾。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想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方式来结束福音呢？女人会颤抖、害怕、不敢告诉任何人吗？这不是福音书的结尾，尤其是当你读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时。福音的结局并非如此。但也许古代文士就是这么想的。

也许第 9 节到第 20 节是一些古代文士试图为福音构建一个正确的结局。然后很多手稿都提到了这一点，并包括第 9 节到第 20 节。但是马可实际上有可能以第 8 节结束吗？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甚至是神学原因和马克的背景原因表明这可能就是结局。

有些人认为，实际上第 8 节是马可自己在第 8 节之后写的更多内容，不知何故丢失、被切断或烧毁了手稿或其他东西。不知何故，这部分内容丢失了，后来

抄写员将第 8 节、第 9 节到第 20 节包括在内。但马可有可能打算在第 8 节结束吗？再说一次，我们不会深入探讨为什么会这样。

但也许一位抄写员手上的马可福音以 16, 8 结尾，他认为这不足以结束福音，并且知道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甚至可能还知道约翰福音。事实上，第 9 至 20 节中的一些经文非常相似，特别是第 15 和 16 节，非常类似于马太福音第 28 章，也就是大使命的文本。因此，也许一位抄写员认为他需要为马可福音添加一个适当的结尾。

因此，第 9 节到第 20 节出现在一些手稿中，但可能不是马可自己写的原始结局。所以总而言之，考据，考据是为了考虑所有可能的证据，外部的和内部的。从外部来看，手稿的日期、它们所属的家族、手稿的分布、某个手稿是否位于或仅起源于一个地方，或者阅读是否似乎在地理上分布在多个地点和更广为人知。

查看手稿的日期，抄写倾向，然后内部查看作者的风格，词汇，语法，书中其他地方，或者如果作者写了其他文件，例如保罗，查看他的神学和风格，更广泛的范围上下文，使用所有这些信息，并尝试通过从所有手稿证据逆向工作，尽可能接近和尽可能准确地重建，使用所有标准和信息，向后工作以尽可能准确和接近地重建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马可福音、马太福音、罗马书、耶利米书、以赛亚书或创世记的作者，他们最有可能写了什么？请记住，就像一棵树的树干向多个方向分叉一样，我们没有树干，没有原始手稿，我们只有树枝，

通常还有树枝的末端。因此，我们试图倒退并重建原始手稿最有可能从所有手稿中读出的内容，同样，在复制的过程中，差异悄然出现，变化悄然出现，文本批评试图从证据中回溯到重建最有可能原始阅读内容。但我想再次补充一点，必须说的是，在我看来，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而且大多数福音派学者都证实了这一点，对于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来说，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取决于文本关键的差异。

文本批评的过程使我们能够以非常高的概率准确地得出什么，并且我们每天都以高概率进行操作，但使我们能够以非常高的概率重建圣经最有可能做的事情作者原创。当你查看我们拥有的所有手稿和证据时，文本批评使我们能够以很高的概率回溯和重建作者所写的内容，以便我们可以对我们拥有的文本充满信心，我们拥有一些准确的解释对象，为解释学思考、反思、解释和应用《圣经》作为神的话语提供基础。因此，这是传播过程的第一阶段，它将引导我们更详细地讨论解释学。

从灵感、圣经文本的原始产生和起源，到文本被复制和提供时的所有证据，通过文本批评回溯和重建准确反映旧约文本的传播过程原始灵感文本。现在，这将我们引向第二个传播阶段，这是基于旧约文本的重建，现在翻译成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然后翻译允许该文本以多种语言提供，我们交谈，以便现在我们可以有足够的解释学和解释学基础。因此，在我们的下一节课中，我们将讨论一些关于翻译、翻译的过程、什么是好的翻译、有哪些不同类型的翻译、翻

译在解释学和口译中扮演什么角色，也许您应该进行什么翻译？在你自己的解释学努力中利用。